

志愿军

ZHIYUAN
JUN★

★最纯粹、最血性的军文，最让人感动的志愿军将士★

是谁制造了远东朝鲜战争？是谁用战火焚烧了无辜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了和平，我们的铁血将士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浴血奋战在异国他乡。

上架建议：畅销·军事小说

ISBN 978-7-5430-4550-7



9 787543 045507 >

定价：35.00元

志愿军

ZHIYUAN
JUN

尹永兴◎著

继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后
新中国首次与世界第二强国的军事较量

实力派作家尹永兴重磅推出其历史巨著《志愿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志愿军/尹永兴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30-4550-7

I.志… II.尹…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4121号

选题策划: 吴俊超
著 者: 尹永兴
责任编辑: 赵 可
文字编辑: 郭晓丽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狭路相逢	(001)
第二章 浴血阻敌	(021)
第三章 违令出征	(036)
第四章 乘胜追击	(052)
第五章 黎明突袭	(064)
第六章 瑶寨风云	(076)
第七章 同仇敌忾	(090)
第八章 残阳如血	(107)
第九章 敌后偷袭	(119)
第十章 烈火勇士	(131)
第十一章 围歼顽敌	(142)
第十二章 战地情缘	(152)
第十三章 瑶岭英魂	(168)
第十四章 铲除叛徒	(181)
第十五章 丛林剿匪	(194)



志愿军

第十六章	时刻准备	(208)
第十七章	抗美援朝	(223)
第十八章	钢铁傲骨	(234)
第十九章	天罗地网	(244)
第二十章	奋勇追寇	(263)
第二十一章	悲壮军魂	(280)
第二十二章	千古一役	(299)
第二十三章	胜利凯旋	(317)

第一章 狭路相逢

1949年10月6日上午,湖南省新化县天龙山巍峨挺立的主峰,在阳光照耀下如同一把锋利的宝剑直插云霄,满山遍野的楠竹和松树在山风的吹拂下发出阵阵涛声。

山坡上,独立师师长邹家全、政委王小虎、政治部主任老段及独立师的战士们无精打采地坐在山坡上羡慕地注视着山下。

山下弯弯曲曲的石板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迎着“隆隆”的炮声向湘中首府宝庆城(今邵阳市)挺进。路边站满了提着鸡蛋、红薯、土豆的群众,他们强行将篮子里的东西塞进战士们的口袋,欢笑声在大地上空回荡!

正在这时,新化县副县长潘大江领着游击队员扛着弹药箱走了上来。

邹家全大声问道:“潘大哥,你们是不是也要去前线?”

潘大江高声说:“是的,家全,县委让我带领游击大队给前线送弹药,同时组成担架队抢救伤员。你们怎么还在这,不去打宝庆城了?”

邹家全吼道:“谁说我们不去打宝庆城了?”

王小虎瞅了一眼涨红着脸的邹家全,赶紧叫道:“潘大哥,快走吧,我们奉命原地休整呢。”

潘大江吐了吐舌头,心想难怪这么大的火气,敢情是没仗打。

邹家全恼火地跑下山,威严地叫道:“独立师全体战士集合!”

独立师10个团的战士们迅速跑到山坡下的空地上站了10个方队。

邹家全大声说:“立正!你们听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我找司令员去。”说完转身朝村里跑去。

王小虎和老段急忙跟上,战士们脸上顿时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大婶家,司令员站在地图前拿着红蓝铅笔做着标记,“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从里屋传出。

“报告!”邹家全、王小虎、老段在门口喊道。

“进来吧。”司令员说道。





志愿军

邹家全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气鼓鼓地说：“司令员，凭什么让我们独立师就地休整，是不是仗打完了？”

司令员好笑地说：“你就知道哇哇叫。”

邹家全没好气地说：“看着大部队迎着炮声走向前线，这种时候还不叫，那就是哑巴、瞎子，不是军人。”

王小虎笑道：“司令员，我们只是想上前线，您就给我们任务吧。”

老段也笑着说：“司令员，听着前面的枪炮声，我们都急呀。”

司令员走到地图前严肃地说：“你们给我听好了，我们的一线部队已从东、北两面快速向宝庆城挺进，明天早晨将实施对宝庆城的合围。但整个湘中地区集结了国民党的20万军队，光宝庆城周围就有敌人的六个军驻守。邵阳、隆回、武冈、新宁、城步五县也各驻扎着敌人的一个军。特别是邵阳县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宝庆城敌人逃窜广西的最佳路线，我们必须有所防备。这次你们独立师抢先一步解放了新化县全境，拿下了这座湘中粮仓，使我西路大军的后勤供应有了保障。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我们非常有利，可你们的行动也让敌人觉察到了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进入湘中，搞不好他们会弃城而逃。我们西路的20万大军是分线作战，湘西战役今天已经打响，为了防止贵州、云南的敌人对我后方实施偷袭，我不得不派出重兵在西线设防，所以进入湘中的部队只有12万。在兵力上我们处于弱势，而且经过连续的穿插追击和疲劳作战，战士们的体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但这一仗关系到整个衡宝战役的成败，我们不得不提前对宝庆城的敌人进行攻击。为了整个战略决策的实施，我命令你们率领独立师立即渡过资江赶到宝庆城与邵阳县城之间的九公桥镇，在西面的莲花岭设防，抢占有利地形修筑防御工事，切断宝庆城敌人的退路，阻止邵阳县敌人向我攻击部队的进犯。你们在湘中地区游击了四年，应该是活地图了，不用我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了吧。”

邹家全跳起身同王小虎、老段兴奋地立正道：“是！”

司令员继续说：“这次让你们师穿插设防，只是想提前做好阻击敌人逃窜广西的准备，但敌人会不会弃城而逃，这就要看他们怎么想了。他们一旦要逃窜到广西，邵阳县是他们的必经之路，那里的敌人一定会全力接应。你们将腹背受敌，到时又将是一场硬仗。但愿这只是我的一种设想，望你们加紧戒备，不打无准备之战。同时，我已命令45军、46军由芷江向武冈县和隆回县进发，我们将对湘中的敌人进行东、西、北三路夹击，力争把国民党的20万军队全部分割包围，先宝庆后各县逐个歼灭。”

邹家全三人激动地相互瞅了一眼，齐声道：“坚决完成任务！”

傍晚，马蹄声声，西路前线指挥部的人马和警卫团随最后一支部队赶到，司令员迎下山来同战友们握手，他拉着一名中年指挥员的手兴奋地说：“政委，

你们终于到了，要不是等你们我早就去了前面，娘的，害得我在山上差点打起了瞌睡。”

“哈哈！”政委和指挥员们都乐了起来，他笑道：“司令员，我们可是按你的命令为大部队让路，在后面为你处理后勤保障的任务，可不是我们行军不积极哟。”

“哈哈，知道，知道，同志们先休息一会，然后出发，等拿下宝庆城后我们再好好睡一觉。”

政委爽快地说：“行！警卫团，原地休息。”

“是！”警卫团的战士们高兴地 from 乡亲们手中接过茶水，坐在地上休息。

正在这时，刘参谋拿着电报夹急促地跑过来：“司令员，宝庆城地下党加急电报。”

司令员威严地说：“念！”

刘参谋打开电报夹：“西路前线指挥部，据国民党军内线情报，今天下午六时在宝庆城外设防的敌人突然抽调一个军向邵阳县进发，意图在九公桥镇一带设防，宝庆城守敌有逃窜广西之计划，特告。”

司令员抬起左手看了一下表，急忙问：“现在刚过六点半，先头部队已到达哪里了？”

刘参谋说：“我军先头部队 42 军已到达新田铺镇，43 军到达巨口铺镇，44 军刚刚到达龙溪铺镇，从东面进攻的 41 军、47 军、48 军已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正向宝庆城外围靠拢。”

司令员眉头一皱，焦急地说：“糟了，独立师肯定会与敌人的这个军相遇。赶紧发报，命令独立师停止前进，迅速报告方位。41 军必须在今晚十二点之前抢占宝庆城西线外围高地，切断敌人逃窜广西的路线，其他各军务必在明天早晨五点之前从东、西两面渡过资江，完成对宝庆城的战略包围，绝不能让敌人弃城而逃。”

“是！”刘参谋记录好电文，转身向村里跑去。

政委瞧着司令员问道：“怎么，你又把独立师派上去了，怪不得我没见到家全和小虎呢。”

司令员长叹一口气说：“我派独立师去邵阳县九公桥镇布防，是防备敌人逃窜广西，没想到敌人还真的准备弃城逃跑，而且已经派了一个军赶往九公桥镇同我们抢占战略要地。我准备放敌人的这个军西进，虽然这样做无法实现我们预定的战略部署，还可能给我攻击部队的后翼带来麻烦，但让独立师面临两面受敌的险境我真的做不到，只能让独立师放弃了。”

政委点头道：“我赞同，我西面穿插赶往武冈、隆回县的 45 军、46 军今天刚刚从芷江出发，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到达。独立师一旦与敌人相遇，就意味着她们要坚守阵地三天。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阻截敌人三天，难啊！既然如此





就让他们好好休整几天吧，我们先全力对付宝庆城的敌人。”

两人正说着，刘参谋突然急匆匆地跑来说：“司令员，独立师怎么也联系不上，停止前进的命令无法下达，怎么办？”

司令员急道：“这下糟了，独立师肯定会和敌人的一个军相遇，要是他们能抢先一步占领莲花岭的有利地形还好，如果晚了就会发生遭遇战。我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阻击，他们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看来我要改变作战计划了。刘参谋，传我的命令，44军立即沿资江北岸向九公桥镇急行军，必须在明天早上六点前渡过资江，从背后对敌人发起攻击，配合独立师消灭这一个军，然后再迅速向宝庆城靠拢。同时继续与独立师联系，并向邵阳县委发报，一定要把新的作战计划传达给独立师，并命令他们坚守阵地直至消灭敌人，然后就地防备邵阳县敌人的进犯。”

“是！”刘参谋迅速跑回了村里。

政委小声说：“司令员，独立师有10个团，这场阻击战应该能拿下来。”

司令员担忧地说：“他们虽然有10个团，但人员并没达到团的建制，加起来不到八千人，何况又刚刚经历了五天五夜的激战，战士们都很疲惫。如果只与敌人的一个军相遇，我倒不怎么担心，但邵阳县的敌人肯定会支援，独立师腹背受敌，这场仗不好打啊。”

政委紧皱眉头说：“既然如此，我看应该把我们的警卫团派去支援独立师，潘副县长是本地人，一定知道去莲花岭的近路，如果他们能比44军提前到达，对独立师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另外，阻击战打的是弹药消耗，如果弹药跟不上那就危险了。”

司令员精神一振，喊道：“潘副县长。”

“到！”潘大江跑过来立正道。

司令员问：“你是老游击队员了，对这一带应该很熟悉吧，从这里到九公桥镇的莲花岭有没有近路可走？”

潘大江点头道：“有。”

“那你知道怎么走吗？”

“报告司令员，我知道！”

司令员严肃地说：“那好，情况紧急，独立师很可能要与敌人的一个军相遇，现在联系不上他们，我命令你带领司令部警卫团带上弹药立即前去支援独立师，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九公桥镇上游五里的资江南岸，渡过资江后赶往莲花岭与独立师会合。”

潘大江顿感形势险峻，大声道：“一定完成任务！”

月光下，独立师的战士们在山岭中大步向前，途经平田村时，平田村的乡亲们闻讯赶来，邹家全和王小虎亲切地同乡亲们握手，医疗队战士周庆元的父亲周大爷也在其中，邹家全走过去，拉着老人的手笑道：“周大爷！”

周大爷欢喜地说：“大家进村休息一会吧。”

邹家全说：“不进村了，我们还要赶到九公桥镇的莲花岭阻止敌人逃跑，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有任务交给您呢。庆元，庆元！”

周庆元跑上前：“到！”

“你留下同你爹一起组织乡亲们成立担架队，等战斗打响后把伤员运过江抬回村里治疗。”

“是！”周庆元立正道。

周大爷说：“你们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邹家全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十点整，他果断地命令道：“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资江北岸上游的渡口，黑夜中一条条船只停靠在江堤边，江堤上站满了负责警戒的游击队员，一名中年男子腰挎手枪站在渡口焦急地眺望北方。当他看到黑夜里匆匆跑来的解放军战士时，急忙迎上前问跑在最前面的邹家全：“请问谁是邹家全师长？我是邵阳县委书记，我姓李。”

邹家全敬礼道：“我就是邹家全，李书记，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邹师长，”李书记急忙又说，“邹师长，西路前线司令部连续发来两封加急电报，一是通报敌人一个军正由宝庆城向九公桥镇赶来，命令你们坚守阵地直至消灭敌人，然后就地防备邵阳县敌人的进犯。二是司令员已命令新化县游击大队和司令部警卫团赶来支援你们，44军也将在明天早晨五点之前从这里过江，向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我们组织了三十多条船运送你们过江，游击大队现正在邵阳县城外围注视敌人。刚刚收到他们的电报，邵阳县城的敌人有出动的迹象，同时我们还发现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九公桥镇，正向莲花岭进发。”

邹家全着急地说：“什么，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九公桥镇了？这下麻烦了。李书记，你们送我们过江后继续将船只停靠在北岸，一是运送后续部队和支前的乡亲们；二是做好伤员北送的准备，同时防止敌人的偷袭。”

李书记说：“你放心吧，南岸的悬崖峭壁完全阻断了敌人向我们偷袭的可能，再说他们没有一条船，根本不可能过江，我们这里非常安全。”

王小虎和老段匆匆跑来，王小虎问：“家全，情况怎么样？”

邹家全担忧地说：“情况非常紧急，敌人的一个军已经到达九公桥镇了，虽然资江对面就是莲花岭，但如果被敌人抢先一步占领莲花岭道路两侧的山头，我独立师将陷入前有敌人阻击，后有资江阻隔，进退两难的地步，弄不好会全军覆没。现在就看我们能不能抢在敌人前头占领莲花岭道路两侧的山头了。”

王小虎焦急地说：“快走吧，不然真的来不及了。”

邹家全跑下江堤登上一条大船喊道：“快，上船，过江。”

一条条船只冲过宽阔而汹涌的江面朝南岸行去，只见对面江边一座山岭





志愿军

横着向前延伸，东面是如同刀切般的悬崖峭壁，西面是长满树木的山坡，当邹家全乘坐的大船停靠在山坡下的沙滩上后，他跳下船冲战士们急忙喊道：“快，跟我走！”

此刻，古朴而充满乡土气息的九公桥镇石板街上，国民党军队也在夜色中扛着重机枪和榴弹炮快步向前，脚步声在宁静的夜空回响。街道两旁，家家户户大门紧闭，看不到一丝灯光。

一座大院内却是灯火通明，一队卫兵守候在大门两侧，一名副官提着马灯站在门口等候，当一队骑马的军官到来时，副官迎到一名中将马前立正敬礼：“报告军座，按您的吩咐，指挥部已准备就绪，先头部队的一个团已经向莲花岭进发。”

军长在副官的搀扶下跳下马来，他扫视了一下黑暗中的集镇，大步走进院内，来到正厅，士兵们已在墙上挂好地图，“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从一侧的屋里传出。

他摘下白手套扔给副官，接过勤务兵递过来的热毛巾擦了脸，转身盯着跟随进来的军官们，阴沉地说：“你们应该明白，我军是白长官布置的，以湘中为防线，协守衡阳退保广西的战略计划中最重要的筹码，如果我们的防御失败，就等于将宝庆城，甚至湘中 20 万国军的退路拱手送给共军。我命令，161 师立即进入五里外的莲花岭抢修工事，162 师在山下设防封锁道路，163 师在镇外驻守，如有差错你们提头来见，速去执行吧。”

“是！”三名少将师长挺胸立正敬礼，然后快速离去。

镇外，暗淡的月光下，一条道路笔直地向前延伸。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快步向前，脚步声回响在夜空。道路的前方耸立着一片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而且尽是些如同被鬼斧神工劈过一般的悬崖峭壁。而正中与两边的悬崖相连的是五座低矮平缓的小山岭，五座小山岭围成一圈，酷似一朵盛开的莲花挺立在泥沼之中。前后左右四座山峰不仅像绿叶般护卫着中央花蕾样的主峰，而且将山间弯曲的道路紧紧地夹在了山脚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势，故此被称为莲花岭。

当部队行进到第一座山岭前时，一名上校军官指着右侧的山岭叫道：“你们听着，这座山岭是我团的防御阵地，长官命令我们连夜抢修阵地，快，上山。”

士兵们马上向山上跑去，军官们站在山口抽烟歇息，他们瞧着山坡上士兵们的身影，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山岭的背面，邹家全和独立师的战士们上岸后，迅速向山岭上冲去，快到山顶时猛然听到了对面传来石头滚动的声响，邹家全迅速抽出了双枪，冲惊愣的战士们低吼道：“准备战斗，冲！”说着带头冲上了山顶，正好与首先爬上山来的两名国民党士兵相遇，邹家全的双枪顿时响起，战士们也朝山坡上的敌人开了火。这是一场遭遇战，也是一场心理战，士气将起决定性作用。战士们虽然没

有呐喊，但师长已经冲锋在前，这就是最好的动力。枪声就是无声的怒吼，击毙敌人就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密集的子弹和成片的手榴弹一齐飞向敌群。

国民党士兵已经在以往的战争中被解放军打得精神崩溃，这会儿又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短兵相接，瞬间就被密集的子弹击倒一大片，心理防线立即被摧毁，只能惊慌失措地转身就逃。

“共军、共军！”被击毙的和慌乱中自己倒下的国军士兵滚了一片。

邹家全迅速地扫视了一眼山下，见敌人没有后续兵力，就大声地叫道：“一、二、三团，冲下山去，立即抢占右侧的山岭，做好阻击敌人的准备。”

三个团的团长手枪一举，都呐喊：“冲喊！”

王小虎和警卫员提着手枪带领战士们奔上山来，瞧着已冲下山的战士，他急忙叫道：“家全，不能追击。”

邹家全将双枪往腰上一插，道：“我知道，这只是敌人的先头部队，好戏还在后头，我已经命令一、二、三团占领右侧山岭。妈的，要是晚到一分钟，我们独立师可就完了。”说着举起望远镜向后面望了望，指着两座山岭对王小虎说：“你看，那两座山岭也非常重要，如果邵阳县的敌人前来增援，我们将腹背受敌，必须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王小虎也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说：“快下命令吧。”

邹家全大声道：“七团、八团，九团、十团，你们立即占领前面的两座山岭，炸毁两边的山坡，堵死中间的道路，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是！”团长叫喊着带领所属团，向前面两座山岭奔去。

邹家全回头对站在山岭上严阵以待的战士们喊道：“四、五、六团，马上抢修工事，四团长，立即派人把山口两边的山坡给我炸了，把道路封堵起来，绝不能让敌人冲进山口。”

四团长应道：“是！”

战士们迅速在山岭上挖战壕，搬运石头，修筑阵地。

邹家全和王小虎用望远镜观望着山下，只见冲下山的战士们已经停止追击敌人，并转身向右侧的山岭奔去，敌人如潮水般向远处逃跑了。

邹家全兴奋地四处张望着喊道：“小彭，小彭！”

王小虎赶紧道：“别喊了，我已经让小彭架设电台向司令员发报，我师已提前到达莲花岭阻击位置。同时让小彭与邵阳县和隆回县游击大队取得联系，让他们密切注视敌军的行动，有情况马上报告。”

通往九公桥镇的石板道上，国军上校团长惊慌失措地跑在士兵们的前面，士兵们气喘吁吁地跟随在后，当看到匆匆赶来的大部队时，上校团长惊恐地叫道：“共军，共军，我们在山上遇到了共军。”

少将师长骑马从士兵中跑出来，问道：“共军有多少人？”





志愿军

上校慌乱地说：“我，我不知道。”

少将气急败坏地掏出腰间的手枪“呼”地一枪将上校击毙，士兵们被吓得呆若木鸡。少将跳下马冲身边背着步话机的通信兵叫道：“向军座报告，我先头部队遭到共军的阻击，我师将全力以赴拿下山头，请军座放心。”

“是！”

少将师长又冲身旁的军官们威严地说：“命令全师呈战斗队形散开，榴弹炮营立即赶到前面来，二十分钟后连续炮击前面的山头，半小时后全师对两座山岭发起冲击，一小时内一定要击溃共军，后退者，杀！”

“是！”军官们急忙叫喊着带领部队向前跑去。

九公桥镇国军指挥部院内，中将军长披着衣服站在坪中眺望着远处黑漆漆的山岭，满脸的惊讶和不安，他冲一旁的副官喝道：“赶快询问前面出了什么事，刚才的枪声和爆炸声为何这么激烈？”

少将参谋长跑来惊慌地报告：“军座，161 师的先头部队遭到共军的阻击，他们将全力以赴夺取高地。”

中将军长一愣，连连摆手，说：“不可能，不可能，共军怎么会抢在我们的前头？邵阳县友军的部队到了哪里？”

少将参谋长说：“他们的 166 师刚刚出动，要三小时以后才能到达。”

中将军长骂道：“妈的，他们怎么才出动。”

“轰隆隆！”莲花岭方向突然又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将军长被震得大惊失色，他强装镇定地狂叫道：“马上给白长官发报，共军已抢先一步到达九公桥镇一线山岭，我军战略防御计划受阻，87 军全体将士将誓死夺下山头。同时命令 161 师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共军的阵地，谁后退击毙谁。”

“是！”少将参谋长转身离去。

莲花岭山口，炸翻的岩石泥土将道路全部封死，形成了一堵高高的土石墙与两边的山岭相连，独立师的战士们已经沿着山势修筑起了一道长长的简易防御工事，黑暗中山上到处都是战士们忙碌的身影。

邹家全和王小虎站在阵地后面的山坡上用望远镜观望着前方的山岭，邵阳县方向的山口也被堵死，两座山岭连接在了一起。兄弟俩欣慰地笑了。

这时，邹家全的妻子春儿和王小虎的妻子秀兰领着医务人员跑上山来，春儿问：“有人受伤没有？”

几名卫生员站在山上应道：“没有！”

“我这里也没有！”

邹家全的表弟孝勇说：“姐，你们做好抢救重伤员的准备，我们去右面山头看看。”说完他和两名男医生沿着战壕往山下跑去。

邹家全转身对警卫营的志强和永吉说：“赶紧布好电话线，保证通讯畅

通。”

志强应道：“是！”

永吉指着身后的山峰，对邹家全和王小虎说：“师长、政委，段主任让我们把师指挥所建在中间的那座山峰上，说这样可以让你看到整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部队。”

邹家全高声道：“知道了，你们要尽快把电话装好。同志们，敌人很快就会向我们进攻，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正说着，老段和小彭提着马灯急步跑上山来，老段将手中的两封电报交给邹家全，焦急地说：“师长，指挥部电报，司令员让我们坚持到明晨六点，潘副县长已率领游击大队和司令部警卫团赶来支援，44军也将在明晨六点之前赶到。同时邵阳县游击大队通报，敌人的一个师已经出动正向这里赶来，估计三小时后就能到达。”

邹家全和王小虎在小彭提着的马灯下看完了电报，邹家全坚定地说：“小彭，给司令员发报，我师已与敌人的先头部队相遇，并击退敌人。我师将坚决把敌军阻击在莲花岭以东，等待44军的到来。邵阳县敌人的一个师已经出动，我们已做好两面阻击的准备。同时命令邵阳县游击大队，沿路骚扰敌军，减缓他们的行军速度，并随时通报情况。”

王小虎急忙道：“还有，给隆回县委和游击大队发报，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如果敌军出动一定要立即向西线指挥部和独立师通报，同样采取骚扰之战术减缓敌军的行动速度。同时命令两县游击大队完成骚扰敌军的任务后，迅速摆脱敌人向我们靠拢。”

“是！”小彭提着马灯转身跑下山。

老段担忧地说：“师长，政委，敌人既然已经有弃城逃跑的计划，在得知我军已在此设防后，一定会全力以赴向我军进攻，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隆回县的敌人，他们如果也出动，最多四个小时就能到达，那我们的阻击任务可就相当的艰巨了。”

王小虎认真地说：“我担心的也是这点，从目前的战局看，宝庆城的敌人真的有弃城逃跑的计划，这里又是他们西逃的必经之路，如果隆回的敌人为了配合宝庆城敌军的撤退向我独立师扑来，这场阻击战可就悬了。”

邹家全蹲下身体，拿起一块石头在地上画着说：“小虎哥，四年前我们来这里查看过地形，你应该还记得。这是莲花岭，东西两面都是悬崖峭壁，往南是崇山峻岭，敌人不可能向南寻求突破。虽然北面有资江阻隔，但西北面五里外的野鸡岭正好是隆回县敌人从上游渡过资江向我独立师腹背发起攻击的最佳地点。可野鸡岭东西两面也都是悬崖峭壁，唯一的通道是西北面中间断裂的谷口。谷口的西面是一道近百米宽的山谷，为了防止隆回县的敌军从西北面向我侧翼发动进攻，我想让志德和永吉带领警卫营的两个连去野鸡岭驻守，伍阳秋





带着电台跟着去,有情况及时通报,志强带领另一个连在北面山下警戒,保护医疗队和师部的安全,你们看怎么样?”

王小虎点头说:“行!这样能以防万一。”

老段说:“要是隆回县的敌人真的从西北面来,那我们不就变成了三面阻击?”

邹家全起身看了一下手表坚定地说:“现在是十一点整,离明早六点还有七个小时,能不能堵住敌人的进攻就看我们的了。不管敌人来多少,只要我们独立师还有一个人活着,就绝不放弃阵地。走,去指挥所。”

开阔的田野上,国军的榴弹炮群已经指向莲花岭,军官们率领士兵们散布在炮群的前沿准备进攻。一队胳膊上戴着“宪兵”袖章的卫兵,护卫着杀气腾腾的少将师长跑过来,迅速地端枪一字排开站在士兵们的身后,他举着手枪叫吼道:“军座有令,谁敢退后一步就地枪决。”

士兵们扭头瞧了一眼卫兵们手中虎视眈眈的枪口,大家的神情立刻变得恐惧起来,知道这次只能拼死往前冲了。

少将师长扭头冲榴弹炮营吼道:“开炮!”

“开炮!”国军指挥官手一挥,炮弹便“唰唰”飞向天空,在远处莲花岭的两座山岭上炸响一片。

少将师长抬手看了一眼表,然后举起手枪对着天空“砰”地一枪,嘶叫道:“前进!”

“冲啊!”军官们率领士兵们如潮水般向莲花岭涌去。

莲花岭中间的主峰上,邹家全、王小虎、老段站在峰顶圆形的战壕里,举着望远镜瞧着前面两座山岭上接连不断爆炸的火光,战壕中间岩石堆成的台子上摆放着地图和四部电话,小彭和师部人员在一旁的马灯下守护着电台,警卫战士们守候在四周的山坡上,大家神情平静地注视着我方阵地。

敌人的叫嚣声传来,王小虎三人放下望远镜相互瞅了一眼,王小虎双手抓起两部电话分别放在两耳旁镇定地说:“我是王小虎,请转告全体指战员,不要理睬敌人的叫吼,这是他们的心理战术,也是他们临死前的最后嚎叫,我们独立师是一把插在敌人心窝里的尖刀,一定要把敌人的心脏穿透。”

这时,西面也隐约传来爆炸声,邹家全和老段迅速转身望去,只见远处的天空闪着一道道红光。

老段平静地说:“这一定是邵阳县游击大队在对进犯的敌人进行骚扰。”

王小虎又抓起另两部电话说:“我是王小虎,请转告战士们,邵阳的敌人不久就会到来,不要担心东面的战况,做好迎击西面敌人的准备。”

邹家全继续用望远镜观看着东面的阵地,敌人的炮火在一瞬间停止,敌人

的嚎叫声越来越大，他迅速抓起两部电话斩钉截铁地说：“我是邹家全，一团长，四团长，你们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怕敌人上来，放近了再打。”

电话里传来两人的声音：“是！请师长放心，你就看我们的吧。”

小彭在电台前喊道：“师长，伍阳秋发回电报，志德和永吉他们已到达野鸡岭，正在抢修工事。”

邹家全应道：“知道了。”

独立师左侧山岭阵地的峰顶，四团长趴在战壕上紧紧盯着嚎叫着边开枪边往上冲的敌军，战士们一动不动地趴在战壕里，死死地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他们的身上、肩上、帽子上都是被炮火炸翻的泥土，几名医生和卫生员在战壕里给受伤的战士包扎。当敌人冲到阵地前近二十米时，四团长怒吼一声：“打！”

战士们一齐开火，密集的子弹和手榴弹飞向敌群，怒吼声顿时盖过了敌人的嚎叫，成片成片的敌人倒在了山坡上。

右侧的山岭上，激烈的战斗也打响了，战士们同样怒吼着将进攻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

孝勇和几个医护人员背着重伤员从后山坡撤下阵地。

国军士兵们踏着同伴的尸体不要命地往上冲，但只能白白送命，嚎叫声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后面军官们嘶哑的叫声：“冲啊，冲啊，共军顶不住了！”

国军士兵们瞧着眼前成片成片倒下的同伴，再加上独立师战士们充满威吓的喊杀声，他们的精神崩溃了，转身就往山下逃。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少将师长带领卫兵队堵截在山下，师长举着手枪疯狂地叫道：“后退者死！”

“砰、砰”两枪，击毙了两名士兵，卫兵们也将逃到跟前的几名士兵击毙，吓得士兵们转身又往山岭上冲。

军官们又来劲地嚎叫：“弟兄们，冲啊，冲上山去消灭共军才有活路，不然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独立师的阵地上，指战员们静静地等待着再次扑上山来的敌人，当他们逼到阵地前20米时，“打！”怒吼声和枪声同时响起，手榴弹如雨点般落在了敌群中间，又是成片成片的敌人倒在山坡上。

国军士兵们只得趴在地上进行射击。

右侧山坡一块大岩石后，躲藏着十几名国军士兵，他们扭头瞧着周围漫山遍野的同伴尸首，又回头望了望山下虎视眈眈的卫兵队，一名少年士兵哭了，他抓着一名年近五十岁的老兵的手恐惧地说：“大叔，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呀。”

老兵抱着他安慰道：“别怕，你不会死的。弟兄们，我们就待在这里别动，长官们跑，我们也跑，但不能跑到他们前面，否则会被自己人打死的。”

十几名士兵忙乱地点头。

独立师右侧阵地上，指战员们见敌人只是趴在远处不再进攻，大家也就停





志愿军

止了射击。这时一团长身边的电话响起，他抓起电话大声叫道：“喂，我是一团长。”

邹家全的声音传来：“我是邹家全，敌人是不是停止进攻了？”

“师长，敌人都趴在山坡下不动了，我们怎么办？”

“他们不动，你们也不动，不能动手就动嘴呀，他们能采取心理战，你们就不能瓦解敌军？难道消灭敌人只能靠子弹？真笨！”

“我明白了，师长！”

一团长放下电话，清了清嗓子，朝着山下的敌人喊叫起来：“国军士兵们，现在全中国都快解放了，你们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宝庆城的敌人已被我解放军包围，没几天好日子了，你们要是还不醒悟就只有死路一条，快投降吧。”

顿时，两座山岭上都响起了指战员们的呐喊声：“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蒋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了。”

“快投降吧，回家才有好日子过。”

山坡下的国军士兵们都停止了射击，静静地听着山上的喊话。

国军军官们急得躲在一块块岩石后叫吼：“弟兄们，不要相信共军的宣传。”

“弟兄们，国军就要进行大反攻，共军迟早会被我们消灭的。快冲啊，攻上山去，我们才有活路。”

右侧山坡的大岩石后，老兵抱着少年士兵说：“弟兄们，我是河南人，两年前被抓的丁，我是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听说去年我们那已经解放，家里都分了田地，地主老财都不敢欺负我们穷人了，我们为什么不回家看看？解放军优待俘虏我们早就知道了，凭什么要继续给长官们卖命，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士兵们都盯着他说：“班长，我们听你的。”

“班长，我们反了吧。”

这时，一名军官爬上来举着手枪吼道：“冲，快给我冲，妈的，再不冲我毙了你们。”

少年士兵翻身朝军官跪下，哀求道：“长官，求你放我们走吧，我想回家。”

“妈的，我毙了你。”军官举着手枪顶在他的头上。

“砰”地一声，老兵开枪击毙了军官，冲山坡上对士兵们喊道：“弟兄们，我们不能再打了，往上冲会被解放军打死，往后退会被长官枪毙，他们不仁我们不义，反了吧，只有这样才能活命。”

士兵们纷纷叫道：“反了，我们反了。”

“弟兄们，长官们既然开枪打自己人，我们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大家反了吧。”